

萧军全集

第十二卷·散文



目 录

1. 蹲在牛角上底苍蝇	1
2. 闻“让”有感	2
3. 旧事重提	4
4. 前记	
——为抗战后《八月的乡村》初版而写	6
5. 我的祝辞	
——为内蒙古周报创刊致贺	8
6. 灰败思想的根源一解	9
7. 闲话“东北问题”	13
8. 弹今吹古录二段	17
9. 《致国民政府电》《电向东北民主联军致敬》《电贺中共领袖毛泽东》 《致东北同胞及全国人民电》	20
10. 再来一个“五四”运动	24
11. 《乱弹及其他》出版者后记	25
12. 留别承德	27
13. 浴血而立的中国人民！	
——为悼李公仆、闻一多、陶行知诸位殉难先烈！	29
14. 平剧改造运动杂谈	
——《逼上梁山》观后感	32
15. 假如明天战争	39
16. “一知半解”史说	40



17. 夏桀和殷纣	42
18. 杂谈摘录二则	45
19. 为纪念而战斗 为战斗而纪念！	50
20. 我回到东北的观感 ——十一月二十三日于佳木斯新华电台广播稿	52
21. 新“启蒙运动”在东北 ——献给东北青年、人民以及政治、文化诸部门工作同志	57
22. 《八月的乡村》新版前记	60
23. 抗暴、除奸、赶狼！ ——抗议美军在华暴行（广播讲话）	61
24. 新“五四”在东北	66
25. “约法三章”（本社）	68
26. 关于鲁迅先生底旧体诗半解（学生）	69
27. 大题小作	71
28. 旧剧新谈录（外行）	72
29. 说“鲁迅社会大学”	78
30. 读书散记（学生）	80
31. 读书散记（夜莺）	82
32. “青年问题”和《文化报》	84
33. 旧道德与新道德	85
34. 《我底生涯》前记	87
35. 关于“鲁迅先生之思想问题” ——答李庐湘先生	89
36. 毛泽东先生底一首词	92
37. 高尔基和瞿秋白（本社）	93
38. 鲁迅与瞿秋白	94
39. 《鲁迅研究丛刊》第一辑·新版前记	98
40. 《羊》新版前记	99
41. 《第三代》新版前记	100
42. 屈原和司马迁	102
43. 试谈古中国和古希腊	104



44. 新年献辞(秀才)	106
45. 复刊词(本社)	112
46. “开市大吉”(小伙计)	113
47. 一间楼主随笔	114
48. 读报春秋(标准市民)	119
49. 观影一感(爱看电影的人)	127
50. 文章理发馆(馆丁)	128
51. 万事“初”通(大司夫)	132
52. 又是一年春草绿(万年青)	133
53. 这一期的话(编者)	135
54. 启事(文化报社)	137
55. “三八”节献词 ——“不要忘了她们也是曾经为‘人’的动物啊!”(本社)	139
56. 伟大的不屈 ——李兆麟将军殉难二周年纪念(本社)	141
57. 和读者商量(编辑部)	142
58. 致“一个东北青年”底公开复信 ——兼致其他青年姊妹兄弟们	144
59. 试论“九件衣” ——东北人民剧院演出	150
60. 纪念“四四”儿童节 ——致小学教师们	155
61. 春夜抄 ——一张纸片	159
62. 论“童养媳”(不才)	169
63. 论“心平气和”(傻子)	170
64. 文化上底“死”财产与“活”财产以及……(本社)	171
65. 托尔斯泰诞生一百二十年纪念(编者)	174
66. 一个小小“方程式”(一卒)	176
67. “四重”纪念(编者)	177
68. “五四”运动中的李大钊先生	



——中国共产主义者之父！（编者）	178
69. “三个臭皮匠……”与“秀才不出门……”（本社）	180
70. 夏夜抄	
之一：风风雨雨话“王通”	
之二：语录	
之三：语录	
之四：偶然想起	
之五：悼许寿裳先生！	
之六：巴金、李陵及其它	
之七：漫谈文学	
之八：偷花者	
之九：做“天”、做“人”和交朋友	182
71. 编辑室语	200
72. 读书杂抄（夜泉）	202
73. 目前文化界统一战线（本社）	205
74. 一间楼主语录	207
75. 高尔基之所以伟大	
——逝世十二周年纪念（本社）	208
76. 政、教泛谈	210
77. 榴花时节语（喋喋）	212
78.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一解	
——从“七·一”和“七·七”到……（本社）	213
79. 和人民一道战斗、一道起来……（本社）	215
80. 补白（喋喋）	217
81. 介绍与批评（本社）	218
82. 三周年“八·一五”和第六次劳动“全代大会”（本社）	220
83. 抚今追昔录	223
84. 文艺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本社）	227
85. 征稿（编辑室）	229
86. “古潭里的声音”之一	
——驳“生活报”的胡说	230



87. “古潭里的声音”之二 ——驳“生活报”的胡说	234
88. “古潭里的声音”之三 ——驳“生活报”的胡说	237
89. “九·一八”和“八·一五” ——“九·一八”十七周年(本社)	242
90. “古潭里的声音”之四 ——驳“生活报”的胡说	244
91. 答解	253
92. 几点声明和一个小故事外搭四首诗	255
93. 谈:“萧军的‘九点九’”与生活报底“零点一” ——秋夜抄之一	259
94. 文化报《问问答答》(栏丁) ——本栏欢迎发问抬杠	262
95. “涉江词”录后记	421
96. 《五月的矿山》·后记	422
97. 《八月的乡村》·后记	423
98. 《萧军短篇小说选集》·后记	427
99. 《萧军散文选集》·后记	428
100. 《萧军戏剧集》·后记	429
101. 《第三代》·后记	433
102. 《吴越春秋史话》·前记	435
103. 《鲁迅先生书简——简注》·前言	437
104. 关于《译文》和《作家》、《海燕》	455
105. 拟译《吕氏春秋》《左传》故事·前言	457
106. 新的伦理关系与社会道德如何形成与建立问题的商榷	458
107. 《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前言	462
108. 《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前言	468
109. 《八月的乡村》·重版前记	471
110. 《生死场》·重版前记	475
111. 萧军小传	479



112.《让他自己……》·后记	481
113. 关于成立鲁迅学习研究会的建议草案	483
114. 健康与自由——我的幸福观	485
115. 从伊通河的流向和松岭山脉的脉源谈起	486
116.《吴越春秋史话》·后记	488
117. 镜泊湖和西子湖	492
118.《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编后附记	501
119.《萧军近作》·前记	503
120. 有文事者必有武备 ——《生活在向你微笑》·代序	505
121. 这不能算做“掉包”罢？	510
122. 前驱者的血！ ——从《霜天晓角》说起	518
123. 历史小说《吴越春秋史话》和京剧《吴越春秋》的成因与过程	521
124.《阿 Q 正传二百图》观后	527
125.《归心似箭》观后 ——为纪念李克异同志而作	529
126. 从《归心似箭》到《杨靖宇》	531
127.《跋涉》第三版序言	533
128. 从一首诗说起 ——为故人温佩筠所译诗、文等序言	534
129.《金剑啸诗文集》·序	537
130. 纪念鲁迅先生诞生百周年和他逝世四十五年有感	542
131.《铸剑》篇·今天的后记	547
132. 俯首甘为孺子牛 ——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	548
133. 从一滴卤水说到“布尔巴精神” ——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550
134. 关于刘岷同志木刻版画的我见	553
135. 纪念鲁迅 检查自己	



——为鲁迅先生诞生百周年而作	555
136.《鲁迅先生纪念史料选录》·前言	557
137. 鲁迅先生与青年	
——为纪念鲁迅先生百年诞辰而作	558
138. 为《十三妹之歌》而歌	560
139.《我的童年》·初版前记	563
140.《跋涉》·第五版前记	566
141.《跋涉》·附记	570
142. 遥寄	
——悼诗人许芥昱君	571
143. 一瓣“新”香	575
144.《晚晴集》·前言	578
145. 略论：“进入”与侵略；“英勇”和凶残	581
146. 前言——《慕新野传记》	583
147.《从临汾到延安》·新版前言	585
148.《十月十五日》·新版前记	587
149. 清代学者使用过的宋砚	588
150. 行待花开万里红	
——为中国煤矿文化宣传基金会而作	590
151. 悼于毅夫同志	592
152. 关于《我们的歌》	594
153. 北京市海淀老龄大学书画集·前记	595
154.《萧军谈左联》·校后记	596
155. 一衣带水海天深	
——庆祝内山完造先生百年诞辰及日本东京内山书店建业 五十周年纪念	597
156. “酱醋茶”到“诗酒花”	600
157. 为《中学生》看稿	601
158. 漫谈北京过去的晓市	603



蹲在牛角上底苍蝇

我是不善于记忆故事的，但以下这小故事却在脑子里存留了若干年，而且越来越难忘掉：

一只牛从田里耕作回来了，在路上走着。忽然飞来了一头苍蝇——大概是自己飞得感到了疲乏——便一屁股坐在了牛角上。也走着。……这时候，从对面也飞来了一只苍蝇，便殷勤地向它底同类打着问候：

“午安！”

“午安！”牛角上底苍蝇也冷冷地回答了一声。

“姐姐您到哪里去啦？”

“哼！哪里？……”牛角上底苍蝇，似乎生了气，同时倨傲地掀了掀鼻子回答着，“……哪里？……您没看见，我们（注意“们”字）是才耕过田回来的吗？”

“哦！哦！”那一头苍蝇就连连抱歉地一面“哦”着飞去了。

故事就是这般短，当时作者何所指，我也不太清楚，只觉得它倒很切于抗战胜利后的中国。那些真正耕过“抗战底田”的牛，倒还是静静地走着自己应走的路。

而骄傲和叫嚣得最甚的倒反是一批蹲在牛角上底苍蝇之类了！

一九四六、一、六夜

（载张家口·1946年《晋察冀日报》）



闻“让”有感

有什么人说过，中国从来是“礼仪之邦”；好像也有什么人真的承认过：“不含糊呀，我们是礼仪之邦呀！呀！……”。确是的，中国底统治阶级——太远的不必说——仅就一八四〇年到现在，对于我们底诸家“友帮”，就曾礼让了一百个年全有了零头。如果不是老百姓们不想再礼让下去了，这八年抗日战争，就很难说，可是，中国底统治阶级，从有历史记载那一天起，尽管对于“友情”怎样讲礼让，但对于老百姓们却从来不曾用过这一条款。这大概也就是“礼不下庶人”、“让不及百姓”的传统古精神罢。

天地间的事情，往往也有例外。兹据本报去年一月二十三日，曾刊载过一篇以“政治协商会议前夕，陪都文化界的呼声”为题的通讯，这里面就有谈到，关于这类“让”底精神的地方，兹录原文一段：

“……代表邵力子先生说……他认为要做到政治上团结‘互让’比‘争’要更重，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也在互让。他建议招待的主人，要监督代表到政治协商会议里去‘争’的话，不如监督他们去‘让’，这样政治协商会议才能开的成功。”

话如果真是这般说的，我觉得这确是万喜的现象。因为从有历史第一次，作为统治阶级底代表，而能够和真正人民底代表，讲起“互让”来，这是进步的好现象，应该喜欢。但是这里有两个先决条件，我们却得弄清楚：第一，那就是应该由政府底代表们“为民表率”先“让”起来才对。比方：应该重选国大代表呀，放弃特权呀……之类；第二，那就是政府方面应该，先把百姓的生存、温饱、发展，各项应该得到的自由权利吐出来，“让”还给老百姓。如果这两能先做得到，即使不用文化界去监督，那些代表们，如果他真正是老百姓的，依我看，大概他们也不会再有什么可“争”的了罢？这会议也一定开得好而“成功”。否则，



由“让”而至于“攘”……这结果大概就有一点“悲哀”！

一九四六，一月二十七，于张家口

（载张家口·1946年《晋察冀日报》）



旧事重提

如果人类失掉了“记忆”的机能，或者仅是停留在简单的生理或记忆阶段：说不定，还要和我们底伯兄弟——猴子生活得差不多。我现在也就不可能住在屋子里，而且是在“电灯泡”下面来写字了。大概读者们也就未必能够有报纸看。由此可见，不管好记忆坏记忆：记在头脑里或写在纸上以及刻在石头上的，如果把它们应用到使人类生活向上底一方面，却是万不可缺的东西。因此我就想起了两件旧事：

记得，当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底学生们和市民要爱国，就去段祺瑞执政门前情愿，结果呢，是在“执政”卫队底步枪大刀杀砍下，死伤了至数百人之多！而且还下令称之为“暴徒”！再后来较有名的就是“一二九”了。后一次死的数目我虽不清楚，但被伤的人我知道确是有过不少的一批。当然这全是“旧事”，而且在今天似乎不该“重提”。那么我们就来提一提“胜利”以后的新事罢。这是本报本月二十九日才载出来的“新闻”，应该不失“时效”了。

“上海四千学生因欢迎马歇尔，被特务毒打及假冒经过”这是标题；再抄一段本文：

“……三时四十分，大旗前导，乐队鸣奏，大队起步出发前往华懋饭店欢迎，刚一跨步，突然迎（面）跳出数十暴徒，手持粗棒大棍，见人便打，许多同学被击昏倒，眼镜被击破，玻璃刺入眼旁，流血累累。青年会中学某教师刚出来劝架，也遭暴徒痛殴。十三四岁之初中同学也遭毒打，初冬的大地继昆明惨案后又染上了上海青年的血迹。……”“昆明惨案”那是因为青年们要求“民主”。虽然杀死几个，打伤一些，也算“活该”。因为他们要求“民主”，这就有一点“造反”和“暴徒”的嫌疑，当局采取“段执政式”的办法，这是堂堂正正有“明文”和历史根据的，我们在这里似乎不便加以厚非。至于上海这班学生仅是为了要欢迎一下我们底国际友人，想不到竟也“初冬的大地继昆明惨案后又染



上了上海青年的血迹。”这就有一点骇人了。

鲁迅先生称“三·一八”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并且在他底《无花底蔷薇之二》里，对于这一天写过这样一些话：

“假如这样的青年一杀就完，要知道屠杀者也决不是胜利者。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一九四六，一月二十九日“写于民国以来张家口最热闹的几天”

（载张家口·1946年《晋察冀日报》）



前 记

为抗战后《八月的乡村》初版而写

一

正相同我们底民族以及我自己，这本书，在那伟大的抗战年代里，受过试炼了。这说明它还称得起是一本有些用处的书，以及那些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在过去，曾经一直不被容于“中华民国”的某些地方，如今它将要被“容许”了！这是标志着我们民族解放的光荣；标志着中国人以及整个人类进步的光荣！……我是愿望着能够生活、工作……在这样光荣的拂照里，一直到我离开这世界的一天。

二

在今天，我来看这书，就写作的方法和表现的能力上，固然有着若干使自己不满意的地方，但是却并没有什么愧作的心情，当我写作的时候，虽然还年轻，也已经尽了我那时能够尽的力量了，因此就很安然。同时，也还不想有什么更改。这虽是一本小小的书，它不独驮载着我个人过去的痛苦和欢情，也盖满了这古老民族底耻辱和光荣的印记！我虽然喜欢更完整的“美”，比较起来，却更爱好于“真”啊！

三

“年来故友飘萧尽，待赋‘招魂’转未能！”这书重版在今天，喜欢却淹不了我的悲情；虽然我们民族最凶恶的敌人已被打倒；国家也一天天被引向了进步的方向……但自己这点悲情，却是不能够离开心窝，相反地，它竟像一颗铅弹似的深深地嵌进了人底灵魂啊！



为此书写过《序言》校过错误的鲁迅先生，为此书抄过原稿，给我出版以鼓励的萧红女士，为此书印刷而尽过力的“奴隶社”友伴叶紫……想不到他们仅在此数年中，竟一个接着一个地……离我而去了！

四

“死别已吞声，生离常惻惻！”

我活着，还要好好工作下去——为了自己，为了生者，为了纪念他们——我所尊敬的先生和伙伴！

一九九四六年二月十二夜写于张家口

萧 军

（载上海·民国38年“作家书屋”版）



我的祝辞

——为内蒙古周报创刊志贺

不久以前,我们兄弟民族外蒙古,在全民一致决定下,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共和国。这不独是他们底光荣,也是我们底光荣!这不独是体现了他们新生的力量,也是标志着我们底进步。更扩大点说,这应该是此次大战以后,继续波兰……又一朵标志着人类向上鲜美而可贵的花朵!虽然这花朵在今天能够这般自由地开放在这世界的花园里,并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但它终于是壮实而美丽地开放在我们底眼前了!这不独是我们兄弟民族外蒙古自身要欢喜;就是作为这一英勇朴实的民族真正的朋友和弟兄的我们,不是也应该认真而欢喜的么?人类需要进步,民族需要自决……这在今天已是不能够怀疑,更不能够违背的真理了。谁要违背,谁就要在真理的轮子下面来灭亡!

如今我们又将要看到这另一枝自由的花朵在准备开放了。它也许开放得迟一些或艰难一些……但是不管艰难或容易,迟或早……它却是终要有开放的一天罢。

冬天过去,这已是春天的季节了。……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二日夜写于张家口

(载《内蒙古周报》)



灰败思想底根源一解

——引子——

偶尔从杂乱的书堆里翻到题名为《蒙疆文学选辑·散文之卷》这样一本书。因为自己也算属于这一行，对于这类书物就不如别人那般冷淡，破了一天工夫，竟读完了它。事后却引起了一种很难说明的感情，总之是不愉快的。同时也就动了要随便写一点什么的念头。在这里我并不想对于该书有什么介绍或具体的批评，以至对那些作者们有什么指摘，只是谈一谈我个人底所感和所见而已。

二

简单一点说，一部人类哲学史——不管东洋或西洋，也不管它写得有多少页数以及要多少花头，最基本的东西，也只是两种认识：唯物或唯心底论争史。就相同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不管是用什么体裁写出，怎样写法……——是一部人对自然以及阶级的斗争史一般，只是要看最后什么决定什么，谁战胜谁，什么战胜什么。

物质是根源，万象是属性。我就根据这观点，谈一谈这本书所给予我底一点“启示”。因为它使我从另一面又懂得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及它底奴才、走狗们，把我们这可贵的中华民族伟大的子孙，毒害到如何的宽度和深度！这些被毒害者们，也许还正在依恋着那毒杯不肯放手，继续喝下去，并且还企图要别人也跟着他喝下去，“临死抓替身”在这样情形下，我觉得大家是应该写一点什么来谈论谈论的了。

或许有人说：

“生命是我自己的呀，我高兴怎样处置它就怎样处置它你管不着！”

我确实管不着，而且也不想管，但我却愿意说，“生命是属于社会